

# 亚洲之鹰

倪匡科幻小说系列

游魂

困兽

倪匡科幻小说系列：亚洲之鹰

游魂  
困兽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---

责任编辑:王洪民

封面设计:李立

---

倪匡科幻小说系列:亚洲之鹰

**游魂**

**困兽**

作者:卫斯理(倪匡)

---

出版发行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

印 刷 呼和浩特印刷厂

---

850×1168毫米 32开本 7印张 193千字

1997年5月第一版 1997年5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:10000册

---

ISBN7-204-03391-4/I·628 定价:12.00元

---

版权所有·请勿翻印

# 目 录

## 游 魂

(3—116)

## 困 兽

楔 子 .....	(119)
一、业余棋赛 .....	(121)
二、展开调查 .....	(132)
三、云家有事相求 .....	(147)
四、事件轰动全球 .....	(156)
五、情报官黛娜 .....	(168)
六、罩头矮人 .....	(180)
七、不懂的语言 .....	(197)
八、人类打破牢笼 .....	(210)

倪匡科幻小说系列：亚洲之鹰

# 游 魂



外号亚洲之鹰的罗开，会牵涉在这件错综复杂，一开始无头无脑的神秘事件之中，可以说是偶然的，也可以说是必然的。

这不是很矛盾吗？也不，事情一开始的时候，罗开在荷兰。他到荷兰去，有重要目的，不是偶然，那就有必然性，而在荷兰牵涉进了这件事中，却又会是偶然。

所以，并不矛盾。

荷兰这个西欧国家，一般给人的印象是风车，形式特别的民族服装，盛产鲜花，和平静谧，有一个和民众一起骑自行车的女王（这个女王拥有的财富，可以列入世界十名之内），等等。

较少人知的是，早在几个世纪之前，荷兰就在医学上有极其卓越的研究，而荷兰在水利工程方面，也走在全世界的最前列。另外还有一项荷兰占世界首要地位的尖端科技，就是潜艇的建造。

荷兰在潜艇制造方面，有独特之秘，高性能的潜艇，荷兰掌握的尖端科技，凌驾在美国和苏联之上！

好了，介绍了许多荷兰的特色，亚洲之鹰罗开来到荷兰，自然和其中的一项有关。

试猜猜是哪一项？

对了，是有关潜艇的那一项。

罗开接受了一项十分古怪的委托，要他作代表，去荷兰洽购一艘潜艇。

荷兰的潜艇制造技术既然在世界的尖端，自然它也出售潜艇。可是这种行为，却受到多方面的限制，西方集团知道荷兰掌握着尖端技术，不想这种尖端科学流传出去，传到敌对集团的手中。

这种情形，在人类行为中，十分传统。举一个最明显的例子，对于许多科技上的成就，传统上一直秘而不宣，甚至有“传子不传婿”的做法，唯恐外传，损害了自己的利益。

而这种行为的唯一结果，就是科技知识的萎缩，范围愈来愈窄，使全人类的进步，受到了窒息。

事情如果和军事科学有关，这种情形就更明显，一切都被列入高度

机密，即使一个有充分主权的国家，在涉及这方面的问题时，也难免受到盟国的制肘，不能完全照一国的利益来行事。

譬如说，荷兰很愿意出售潜艇，那对荷兰的国民经济，很有好处，可是它的北大西洋盟国，却不愿意尖端科技外流，从而影响到一单交易，要经同国会的反复讨论，还不一定批准，就算一次批准了，下一次，在微妙的政治局势之下，也可能被推翻，十分复杂。

当然，巨额的金钱来往，也是使问题变得复杂的原因之一。即使是单一的一艘潜艇的交易，动辄也要五亿美元以上，在那么庞大的金钱转移之中，自然也不可能风平浪静。

罗开，亚洲之鹰，虽然几乎什么事都做，可是替人居中买卖军火，却还是第一遭。

（潜艇主要是军事用途，当然是军火的一种。）

而他居然会接受了委托，到荷兰来替人买潜艇，经过情形，怪不可言，在一种他全然无法推托的情形之下，他非这样做不可。

事情开始在他来到荷兰的七天之前，他在一次聚会之后，离开台北。

那次聚会，有不少人参加，目的是解决“天神之盒”所蕴藏的谜，希望能解开“天神之盒”上的“死结”，得到天神的许诺。

可是结果，在天神之盒上得到的讯息，却出人意料，这一切，已在“解开死结”这个故事之中叙述过了。需要重提一下的是，这个聚会的参加者之中，有着不少十分奇特的人物。

有两个来自外星的，形体扁平，怪异莫名的宇宙考古学家。

有三晶星机械人“已经完全活了的”康维十七世。

有作为最著名的冒险家卫斯理的代表，一个俊美而思想天马行空的青年温宝裕。

有罗开，和他的密友安歌人。

还有一个最奇特的人，是生有异能，能知道别人的思想，因而令得她痛苦不堪，十分美丽，没有人知道她来历的美女雷雪。

自然还有许多出色的人，但不必一一介绍，日后，故事发展到需要



他们出场的时候，自然会出现。

这样一次不平凡的聚会，在结束之后，各奔东西之际，自然也有一番扰攘。

温宝裕就力邀罗开去见卫斯理，罗开已很有此意，可是他又相信人和人之间的相遇，基于机缘，不可强求，不能刻意，所以他拒绝了。

安歌人要和罗开一起，罗开自从知道了她有强烈地想独占自己的愿望之后，意识之中，有了想避开她，至少暂时避开她的念头。

康维十七世和雷雪两人，最先不知所踪，所以罗开也决定步他们的后尘——他没有通知任何人，就上了飞机，甚至没有目的地，只是随便拣了一架最先起飞的飞机，目的地是印尼的耶加达。

上了飞机之后，他肯定自己的行踪没有人知道，这给予他一种轻松的感觉——可以完全把自己当作一个普通人，不必防备什么。长期的冒险生活，虽然神通广大如他，亚洲之鹰，有时也会令人觉得相当疲倦的。

他选了一个古典音乐台，套上了耳机，欣赏着音乐，慢慢地喝着酒，连想也不去想到了耶加达之后，下一步该怎么样。

就在这样的時候，他忽然觉得有人接近了自己——在飞机的机舱中，空间十分狭窄，有人接近，本来不足为奇，所以他并没有睁开眼来。可是接着，竟然有人在他的肩头上，用手指碰触了两下。

罗开心中暗叹了一口气，心想那一定是不识趣的空中侍应，在问他需要什么，而不顾及乘客正在休息！他知道如果不将之打发掉，会一直被骚扰下去！

所以，他睁开眼来，而且，毫不掩饰自己被打扰之后的不快情绪。

可是，当他一睁开眼来之后，他就陡然呆了一呆。

在他眼前的，是一张可爱之极的脸，一头金色的卷发，一双碧蓝的大眼睛，动人之极的白里透红的皮肤，一切的组合，都是那么完美，叫人一看，就不禁会从心底下叫出来：可爱极了！

那是一个可爱之极的金发小女孩，年纪大约是六七岁，正伸着她胖嘟嘟的小手，手背上，每一个手指之下，都有一个小小的涡，那只小

手，正在碰触罗开的肩头！

看到了那么可爱的小女孩，就算有天大的怒气，也会化为乌有，何况罗开心中本来是略有不快而已！

一看到罗开睁开了眼，那小女孩就略带羞涩地笑了一下，看来更是动人，她先开口：“哈罗，先生，我的名字是夏天。”

她说的是十分流利的英语，语音清脆，恰如她的容貌一样，惹人好感。

罗开忍不住握住了她的手，也立刻愉快地回答：“你好，小夏天，我的名字是罗开。”

夏天甜甜地笑着，指着罗开身边的空位：“我可以坐在这位置上吗？”

如果换了问这问题的是另一个人，罗开一定会连带想到许多问题，例如：为什么要坐在自己的身边，他究竟是什么人等等。

可是，要求出自那么可爱的一个小女孩，谁会去想及那样的问题？罗开立即回答：“当然可以！”

他旁边空着的是靠窗的位置，他心中想，小女孩或者喜欢看窗外的云海。

罗开同时也想到，他上机的时候，好像没有看到那小女孩，头等舱中的乘客不是很多，一定是他在闭目休息时上机的。

当夏天在他身边坐下来之后，罗开还是向机舱看了一下，一个小女孩不太可能单独搭飞机，一定是有大人陪着她来的，可是他看了一下之后，心中却十分疑惑，因为机舱中一共只有九位搭客，看来都不像是带着一个小女孩共同来旅行的。

罗开再转头去看夏天，从侧面看来，她长长的睫毛，在微微抖动，正十分专注地望着窗外的云海。罗开愈看她愈可爱，忍不住碰了她一下：“嗨！”

夏天转过头来，又向罗开甜甜地一笑，罗开问：“你是和谁一起来的？”

夏天垂下了脸，却低低地叹了一口气。

一个至多六岁的美丽小女孩，竟然会发出这样低沉的叹息声来，那着实令得罗开吃惊不已。一时之间，他还以为另外有人在一起叹息。

可是，那一下叹息声，却又分明出自他身边的夏天之口！正在他错愕不已时，夏天的清脆小声音又响起：“没有人陪我来，我是一个……寂寞的……小女孩！”

当她这样说的时侯，她的神情，真的落寞之极！

罗开从来也未曾在一个小女孩的脸上，看到过这样的神情！一时之间、即使是有丰富的冒险生活经历，可是他却也不知道如何应付才好！

他只有不把对方当作孩子，所以说了一句：“对不起。”然后，他又道：“嗯，你是委托空中小姐照顾你的那种孩子！”

夏天笑了一下，笑容之中，颇有无可奈何的意味：“我？不必人照顾，我已经不是第一次飞行了，每年，我两次来往耶加达和鹿特丹之间！”

罗开骇然失笑：“小姐，不是为了重要的商务活动吧？”

夏天毕竟是小孩子，被罗开的话，逗得“咕咕”笑了起来，样子更惹人怜爱。

罗开伸手在夏天的脸颊上轻碰了一下：“小姐，我知道探听他人的秘密不是很恰当，但是我实在忍不住好奇，你每年像候鸟一样，作两次长途飞行，目的是什么？能满足我的好奇吗？”

夏天再度垂下眼睑，神情上有些忧郁。

罗开一见这个情形，便道：“你可以不必说，算我没有问过好了！”

夏天抬起眼来：“你比别人好，这种问题，我已被人问过不少遍了，问的人，得不到答案，都不肯罢休！”

罗开由衷地道：“那是那些人的不对！”

夏天笑得十分开心，可是随即又叹了一口气：“说起来原因也很简单，我父母离婚了，父亲在荷兰，母亲在耶加达，我各属于两人一半，所以飞来飞去！”

罗开明了，半晌说不出话来。他一直从事惊涛骇浪的冒险生活，像这种儿女婚姻的小事，和他大开大阖的生活，全然不发生关系，他也从

来未曾对这种琐碎的事加以任何注意过。

可是这时，他听一个美丽的金发小女孩幽幽地道来，却感到那是人间惨事之一！

难怪夏天这个美丽的小女孩看起来有着和她年龄不相称的忧郁——这一点，在罗开未曾开始和她交谈，看到她专心望着窗外的白云时，就有这样的感觉了！

一时之间，罗开对夏天同情之极，可是却又不知说什么话安慰她才好，如果她多少大一点，是十二、三岁，罗开自然可以和她说说人生的道理，告诉她，父母离异虽然造成生活上的不愉快，但是人生还有许多快乐的途径可以走，可是夏天太小了，讲这些道理，她当然不能懂！

夏天在说了自己的处境之后，望定了罗开，像是等罗开说些什么。

罗开为了不令她失望，只好道：“你的父母，一定十分爱我！”

夏天再叹了一口气：“是啊，他们都很爱我，只要我提出任何要求，他们一定满足我，可是他们不互相相爱，那是我最需要的，他们都不能给我！”

夏天语气之中的哀伤，使罗开难过，罗开握住了她的小手：“你向他们提出来过？有你那么可爱的女儿，你向他们提出来，一定很有用！”

罗开对于自己自然而然，忽然扮演了“家庭顾问”这类的角色，自己也觉得好笑，可是他在那样说的时候，显得十分认真，因为他真的不忍心看夏天这个可爱的小姑娘，因为父母的分手而如此不快乐。

罗开这时，才感到自己的感情是多方面的，并不是一直是铁一样的硬汉。当年，他和水红相遇，就和水红建立了真正大哥哥和小妹妹之间的感情，那种感情，没有任何别的感情可以替代。

如今，他望着夏天，感到自己在感情上，有出奇的温柔，那是一种极强大的力量和极弱小的力量的和谐的结合。夏天这小孩子的心头，或许不知道罗开是如何非同凡响的人物，但是罗开却十分确知，凭他自己的力量，可以使一个小女孩的生活之中，充满了快乐！

夏天一本正经地道：“我试过好多次了，每次我都哭，他们也都会拥抱我，而且，在我的哀恳之下，他们也都会拿起电话来，互通电话，

可是每次，都讲不了两分钟，就一起摔了电话！”

夏天说话十分认真，而且在说的时候，还一直在做着手势，看得人又是心痛，又是爱煞。

罗开也不由自主叹了一口气：“惹起他们争执的原因是什么啊？”

罗开在这样问的时候，心中也开始在想，夏天的父母，一定也不是普通人。至少，他们一定相当富有，不然，也不能负担长途飞行的头等舱费用。夏天身上所穿的衣服，一看就知道是名家设计的童装，而她所戴的手表，更是举世闻名的上价货。

就在这时，空中侍应领班走过来，弯下身，向着夏天：“小姐，是不是会太打扰了这位先生？”

罗开忙道：“不不不！能在旅途之中，认识夏天小姐，真是荣幸之至！”

夏天笑得十分爽朗，叫着侍应领班的名字，介绍罗开：“这位是罗开先生。”

她的声音十分清脆玲珑，几乎整个机舱中的人都可以听得到，至少有两个人，听到了“罗开先生”这个名字，有相当惊愕的表情，其中有一个，看来神情十分严肃的中年人，穿着一套深黑色的西装，在一听之后，更发出了“啊”地一下低呼声。

罗开听到了那一下低呼声，心中不禁有点后悔。他一向在公共场合，不是很肯露面，以保持神秘，他还经常用面具或化妆，改变容貌，使人家辨认不出他的真面目来，他那样做，对他的冒险生活有利。

刚才，当那么一个可爱的小女孩介绍自己的名字是夏天之际，他想也没有想，就把自己的名字，讲了给对方听。一来，由于他自然不会去防范一个小女孩，二来，他觉得，对那么可爱的一个小姑娘，竟然也要说谎的话，那做人太没有意思了。

他自然未曾料到夏天会把他的名字大声叫出来，而且竟然吸引了机舱中其他搭客的反应！

罗开十分自然地那个发出低呼声的中年人瞥了一眼，一时之间，倒也不容易弄清楚那中年人的身份，他想装着若无其事，可是那中年人

却突然离座而起，趋向前来，行动接近不礼貌，来到了罗开的身边，伸手推开了侍应领班，盯着罗开问：“罗开？”

如果不是有夏天在旁，罗开对付这种情形，可以有三百多种方法，但这时，他却不想在夏天的面前有不好的印象；他十分喜欢这个小女孩，决定和她做朋友，自然也知道儿童的情绪相当脆弱，如果给了她一个坏印象，就不容易取得她的友谊了。

所以，他尽量按捺自己，点了点头。

那中年人又再问了一句：“亚洲之鹰？”

罗开的脸色极不友善，当他现出严峻的神色时，他有一种异样的感觉，他那目光，也变得十分冷森，令人难以逼视。

这时，他就用这样利箭一样的眼光，盯着那中年人看，令得那中年人不由自主，额头冒汗，向后退出了一步。

罗开知道，自己的名字不算是十分特别，一听到就有强烈反应的人，一定是多少知道自己来历的人，那么，也可以确定对方不是善男信女，所以，当那中年人后退之际，罗开扬起手来，作了一个手势。

这种手势，普通人不是很看得懂，但是久历江湖的人，就容易明白，那表示绝不友好，十分有敌意，也包含着最好识趣一点，别再来打扰之意在内。

这种警告，发自亚洲之鹰罗开，任何人都不能不放在心上，果然，那中年人面色略变，一声不出，就退回了座位，神色阴晴不定。

亚洲之鹰镇定了一下心神，尽量不让夏天看到他那样严峻的脸色。他感到夏天在拉他的手袖，同时在低声问：“亚洲之鹰？那是什么意思？”

罗开决定不对这个小朋友隐瞒什么，他立即道：“那是我的外号……嗯，我的朋友也都这样叫我，我喜欢自由，喜欢像鸟一样，在天上飞翔！”

夏天听得眉飞色舞，拍着胖胖的小手：“我也是！我也是！”然后，她又压低了声音，眼珠转动，十分神秘地道：“我不会飞，你会飞？”

罗开想了一想：“不能就这样飞，可是能够借住一些力量飞起来！”

夏天显然不是十分明白，可是她却现出十分渴望的神情来，喃喃地道：“会飞真好！”

罗开微笑着，心中在想，弄一具个人飞行器，让夏天试试“会飞”的滋味，应该不是什么难事。他和夏天，已谈了不少，居然和一个小女孩，会有说不完的话题，连罗开也感到意外。

一直到夏天倦极睡着了，罗开才又开始喝酒。他望着熟睡中的夏天，心中有说不出的温馨感。

他已经知道夏天的母亲是一个水利工程师，夏天说她的母亲十分美丽。罗开自然相信，没有美丽的母亲，怎会有那么可爱的女儿？

夏天又邀请罗开到她母亲的家中作客，说她母亲有很大的屋子，屋子旁边，是一片十分大的草地，可以放风筝，附近又有一条小河——跳下河水去，双手乱抓，就可以抓起鱼来！

当夏天这样说着的时候，引得罗开“呵呵”大笑，那是真正的开怀大笑，舒畅之极。

罗开已经决定，要去作个不速之客，再和小夏天好好地聚上一聚，过几天他一生之中从来也没有过的温馨日子。

当他决定闭上眼睛睡上一觉之际，他回头向那个中年人看上一眼，那中年人看来已经睡着了，而且已被罗开摒退了之后，他也没有再来骚扰过。

他放心睡了一觉，醒来之后不久，快到目的地了，侍应生叫醒了所有搭客，夏天也醒了，揉了揉眼，向罗开甜甜地一笑。

一直到下机，一切都那么美好，夏天告诉罗开：“我妈妈会来接我，我介绍我妈妈给你认识，你一定说她美丽透顶！”

罗开微笑着，这时，他绝想不到事情会有什么意外的变化，所以，当后来事情竟然出现了那么丑恶的变化之际，他，亚洲之鹰，几乎不能适应。

搭客鱼贯下机，一个空中女侍应照顾着夏天，在通过海关的检查时，罗开还见到夏天。罗开先离开机场的禁区，他告诉了夏天自己将下榻的酒店，所以并不怕在机场上和夏天失散。

罗开并没有打算在机场中和夏天的妈妈见面，他毕竟是一个陌生人，突然出现，未免尴尬。他告诉夏天，要她把在飞机上认识自己的经过，告诉她妈妈，然后再打电话来邀请他。

当罗开步出大堂时，还留意了一下，接机的人丛之中，颇有几个美貌标致的少妇，罗开自然也不知道哪一个是夏天的妈妈。

罗开心情轻松，上了出租车，直驶他准备下榻的那家一流酒店——他并没有预订房间，但这一类大酒店的第一级套房，通常都空着，很容易租得到的。

罗开在舒畅地淋浴之后，斟了一杯酒，在阳台上舒服地坐了下来，风很柔和，从高层看下去，耶加达街道整齐，气象万千——一切的污秽，要亲临其境才能看得到，在高空，是一点也感觉不到的。

罗开十分享受那种宁静，虽然他身在闹市之中，也和他在西藏高原上天湖之旁，没有什么分别。

他半闭上眼睛，回想着“天神之盒”的幽默——天神星人留给宇宙间各个星球之间的高级生物的讯息，可以说是幽默，高级的黑色幽默。

如果不是有感觉特别敏锐的雷雪，只怕宇宙之间，再也没有人可以解得开天神之盒上的“死结”，迷惑了全宇宙那么久的“死结”，要人放弃现有的生命形式，才能解得开——始终，“解开死结”是一种不存在的现象，在逻辑上还是牢不可破的！

放弃现有的生命形式，换句话说，就是死亡，进入了死亡的境界，还有什么愿望？

罗开想起当时，安歌人的那种失望的神态，他只觉得十分伤感！

罗开在阳台上，一直坐到了夕阳西下，漫天红霞时分，才伸了一个懒腰，就在这时候，电话响了起来。

罗开像雕像一样的脸上，现出了一个温柔的笑容来。想起了夏天那样可爱的小女孩，铁汉的心中，也会充满了温情。

他快步走过去，拿起了电话。他以为那电话一定是夏天打来的。

可是一拿起了电话，他却听到了一个相当动听，可是也十分急促的女人声音：“罗开先生！”



她问了一句，也不等罗开回答，就又道：“我可以立刻来看你吗？”

罗开闷哼了一声：“不可以！你算是什么？是酒店的一种特别服务？”

罗开这时，只以为必是某种职业女性的惯用伎俩——包括敲错房门、莫名其妙的电话，等等。

可是电话那边，那女人的声音，听来更是急促，罗开可以明显地听到她急促的呼吸：“我在酒店大堂，立刻就可以上来！”

罗开极之不耐烦，他已经要放下电话了，可是就在这时，电话中那女人忽然说了一句：“我是夏天的妈妈！”

罗开陡然震动了一下，刹那之间，他的第六感以一种十分强烈的感觉告诉他！有什么不寻常的事发生了！他连声道：“啊，请上来，小夏天也来了？”

在电话中，他听到了一两下近乎哽咽的声音，那令得罗开久经冒险生活的亚洲之鹰，也不禁有遍体生凉的恐惧感！

他的第六感更实在了！小夏天出事了！

他向着电话叫了一句：“快上来！”

他放下电话，打开房门，来到门口，准备迎接夏天的妈妈。

大约十分分钟左右，他就看到一个少妇，急急忙忙地向他走过来。

大约相距还有十来公尺，那少妇也看到了罗开，略停了一停，然后，加快了脚步，向罗开奔了过去。

罗开在和那少妇打了一个照面之际，也呆了一呆。

夏天大约六岁，照罗开想像，夏天的妈妈，至少也接近三十岁了！

可是，那个出现在他眼前的女郎，如果不是主观上早有了她是一个少妇的印象的话，根本无法知道她是一个已婚妇人。

而且，出乎罗开意料之外的是，和他奔过来的那人明眸皓齿，秀丽绝伦，长发飞扬，身形窈窕的少妇，并不是金发碧眼的西方女郎，而是肤色如蜜，发黑如漆，一双大眼睛中，闪耀着墨晶一样明媚动人的眼神，是一个典型的印尼美女，有着棕种人的一切优点，相隔还远，就可以使人感到她蜜色肌肤的温润！